

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中的散文研究

宏伟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中散文体著作为数不多。元代、明代的蒙古族汉文作家的著作里未见散文体著作。而到了清代,一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撰写了诸多散文体著作。这些散文表现了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浓厚的民族特点。

关键词: 古代蒙古作家; 汉文散文; 民族特点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中散文体著作为数不多。元代、明代的蒙古族汉文作家的著作里未见散文体著作。而到了清代的一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撰写了诸多散文体著作,其中较有名的有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存素堂文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锡珍的《奉使喀日喀纪程》、博迪苏的《朔漠纪程》等。

法式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他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时,留意于搜集清代科举考试资料,编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两书。他的散文体著作还有《存素堂文集》、《同馆试录汇钞》四十八卷、《乾隆己亥恩科各省乡试齿录》一卷、《成钧课士录》、《陶庐杂录》。

《清秘述闻》共十六卷,记录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四年(1799)之间的每年考官、考题以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各省学校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槐厅载笔》分类记录了清代文人作品中的有关考试方面的文章。此书“凡所征引具有成编,都非臆造的断章取义,葑菲不遗。费以全书,遂湮只句,轶闻逸事,求备取盈而已。”^[1]时人称这两部著作为“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2]赵味本称赞曰:“述闻、载笔二书皆不朽业。”^[3]《存素堂文集》共收五十六篇作品,分为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壮、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十六类,其中为自己和别人的诗文集撰写的序跋占多半纸张。嘉庆十二年(1807)文人程邦瑞在扬州刊印,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成钧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辍科节而去。至是同馆赋诗,学侣亦皆奉为圭臬。”^[4]《陶庐杂录》共六卷,记录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树木、历史资料等。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文人陈虞在京城刻行,有翁放纲之序。

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倭仁生长于汉地,从小接受的是汉族传统文化教育,是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汉化的蒙古族“理学大师”。道光九年(1829)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驻叶尔帮办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职。倭仁有散文体著作《倭文端公遗书》。《倭文端公遗书》由《启心金鉴》卷上、卷下和十一卷构成。其首卷上下两册为皇帝赐名的《启心金鉴》和《沃心金鉴》。主要辑录了历代帝王“治乱”、“治世”事迹和古今朝臣的奏议,作为教授皇帝的辅助教材。卷一有九篇文章,是教授皇帝的主要讲义;卷二收录了其任职以来的奏疏七篇;卷三为《为学大指》,是一篇义理文章,分为“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等六条;卷四至卷七是日记;卷八是杂稿,主要包括诗歌、题词、书信和教导子侄辈言论及与朋友探讨问题的文章内容;卷末附《吏治辑要》,摘录历代人做官要则,让其子侄仿效。显而易见,《倭文端公遗书》的中占据大多数篇章的是日记,日记共四卷,长短不同,有的短章,则有的是长篇。日记里真实详细地反映了倭仁的政治观点、伦理道德及治学经验

和人生的感悟。如卷四日记中说：“人生不过百年，富贵浮云，皆非我有。”^[5]“将名利心打叠净方能笃实光辉”，“人能禁得冷耐得穷，便有几分人品”等等。^[5]这里他反复申诉鄙薄富贵、淡于名利、甘于清贫。《倭文端公遗书》中的散文感情充沛、逻辑严密、文字精练，充分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与理学思想。

锡珍的《奉使喀日喀纪程》是同治十三年（1874）奉使赴喀尔喀车臣汗的往返途中写的日记性散文。锡珍（1847-1889）是清末年间的蒙古族汉文作家。字席卿，蒙古镶黄旗人，额尔德特氏。其曾祖父和瑛、祖父璧昌都是著名的蒙古族汉文作家。锡珍生长在文士世家，从小能诗工书。同治七年（186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理藩院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锡珍有《奉使喀日喀纪程》、《朝鲜颂诰》、《台湾查辨》等三部日记性纪程散文。同治十三年（1874），锡珍奉使喀尔喀车臣汗祭奠阿尔塔什达之福晋鄂卓特氏，往返六十一天，九千里，记录途中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奉使喀日喀纪程》。文中“观景记事，文笔雅趣，虽在暴风骤雨、荒路僻径中，亦能详述驿站距离。兼有吟咏，其中《穹庐赋》一篇，骈俪之文，并非堆砌之作，此书足以上追其曾祖和瑛之《西藏赋》。”^[6]《奉使喀日喀纪程》中记录了“无树无村，空旷无际”、“芳草满山，青光到眼”、“一片荒沙，查无人迹，惟见野羊狐兔群竄而来”^[7]的蒙古草原的旷广情景、好客善良的蒙古人性格和祭奠鄂博等习俗，“记事翔实，文字典雅，书法劲练”^[6]。如文中详细记载了途中所见的蒙古族摔跤的情况，“戊午，由克鲁伦河巴英格勒图台启行。七十里巴拉贡塔拉冈阿倭拉阿尔乌苏，此台仍是汗旗设。六十里哈尔达尔札萨克旗所设台三音乌苏，以五刻而至。角扑，蒙古之长技也。薄暮闲暇，命之扑，以为戏。扑分两队，序东西立。队有长，指挥之，高声嚇嚇，则队各一人出，踊跃而前。就场始两相觑，手作欲搏状，突而换颈挤额，拦腰捉臂，四足蹴踏，扬起沙尘，其腰如柱，其臂如梁，触抵支撑可馁，即山颓矣。或一对，或三两对，回合盘旋，势均力敌。扑不善，其长则挺挾其臂，臂声如鼓，砰然也。扑已，乃复稽首顿首，蹈舞百拜，遂犒以霍尼音马哈达马噶，咸欢喜而去。”^[7]他还详细地记录了大漠南北蒙古族习俗的差别，写道：“漠南北风俗大同小异，在台应役者亦有内地官吏浮滑习气。漠北人多长大，其色黑，其衣布或当暑而裘，其食肉，则架火烧之，炒米日一合，沃以茶乳，即饕餮矣。人家隔数十里，犹比邻也。聚居则落落两三家，相去数十武，以绳为垣。牛羊系焉，羔犊群鸣，杂以犬声。毡屋大不能数尺，衣履篋筥，瓶罍杵经卷佛像，皆在其中。漠南妇人绾羊角髻，璎珞垂垂，下与颌齐。漠北妇人编发而不饰，衣履同男子，惟坠耳一环，蒙头一巾，不然安能辨是雌雄也。虽妇孺乘马，稳如座床，人马如铸成，牵群马而唱高歌，一瞥百里，此即中原健丈夫未能过之。”^[7]纪程文中还有一赋《穹庐赋》，赋蒙古包的来历、结构等，舒畅欢快，对蒙古民俗研究均为宝贵的资料。

博迪苏是哲里木盟科尔沁人。官御前大臣、蒙古正蓝旗都统。其祖父是爱国主义将军僧格林沁。博迪苏“耽心翰墨，好为诗”，但“诗成，随手散佚，不录副也。”^[8]所以其流传下来的诗文极少。

《朔漠纪程》是其奉使喀日喀的往返旅途的纪程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博迪苏“钦奉諭旨派赴喀拉喀考察游牧事宜，同奉派者达阁学寿。”^[9]往返万余里，三月十六日从京城出发，六月二十九日回京城，博迪苏记录六十一天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命名为《朔漠纪程》。《朔漠纪程》后还附了纪程诗数十首，其中博迪苏的十一首、魏震的六十五首、达寿的七首。这些诗吟咏了朔漠草原的美好风景。而纪程文详细记录了当时蒙古地区的人口、人民生活状况、民俗、宗教等的同时，记载了自己的感悟。其中，详细记录了与当时住喀日喀的达赖喇嘛的对话，指出了黄教对蒙古民族带来的危害。文中说：“查达赖自本年三月初七日来咱雅班第达库伦，住此逾百日。该库伦疲于供億。闻蒙民言，此间生计，恐三年不能复旧去。”“该旗盟长亦言，前达赖在咱雅班第达驻一百一十日，即羊支米麦食物等一项计之，已费银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余两，余如毡房夫马薪柴物等项，尚不在内。”^[9]这是黄教对蒙古人民带来的极大的经济负担的真实写照。关于蒙古摔跤、赛马等习俗的记录，如“十七日，晴。咱雅班第达附近各部落王公演蹯跲跑马，为达赖送行。王公等先期约往观。是日乃先往见达赖。谢谢餽食物，并送达赖黄缎二尺以申贺意。缘往观者皆须持物为贺也。达赖遣入肃客入行帐，陈酪浆茶果。演蹯跲者约百余人，分队登场，多裸身。先向达赖合什膜拜，然后相对角技。两人相持，必令一人扑倒为胜。胜者仍向达赖合什膜拜不止，并与负者相抱为礼，跳舞而退。是颇

得尚武之遗意。”“十九日，晴。达赖遣人约看跑马射的（即爱罕也）。张羊皮九张为侯。射者耦进，先稽首于达赖前，然后角射，命中者绝少甚矣，武备之不够也。跑马者多蒙古少儿，上下山谷，绝尘而奔，先至者为胜。先至之马，即以献达赖。达赖系以哈达，狡以酪浆，旌其异也。是时即有小喇嘛牵之向达赖致颂词。各旗王公赛跑之马，陆续遣入，手牵以进。各致颂词。其大意系声明何人之马，并赞马之良好，绕马场三遭，三致颂词而退。午后山雨大至，乃归。”[8]这些都是当今蒙古族民俗研究的宝贵的考资料。

参考文献

- [1]（清）法式善. 槐厅载笔[M].
- [2]（清）法式善. 清秘述闻[M]. 卷上：朱圭：《〈科名故实二书〉序》，嘉庆己未（1799）年序刊木刻本.
- [3]（清）赵味本. 〈槐厅载笔〉序[M].
- [4]（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M]. 嘉庆丁卯（1807）刊本.
- [5]（清）倭仁. 倭文端公遗书[M]. 卷四，张凌霄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 [6]（清）吴丰培. 〈奉使喀日喀纪程〉跋[M]. 载于《清代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1990年.
- [7]（清）锡珍. 奉使喀日喀纪程[M]. 载于《清代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1990年.
- [8]（清）郭进修. 〈朔漠纪程〉序[M]. 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三省堂印刷部印刷.
- [9]（清）博迪苏. 朔漠纪程[M]. 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三省堂印刷部印刷.

Research on the proeses of ancient Mongolian writers who wrote in Chinese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Proeses could hardly be often seen in the works of ancient Mongolian writers who wrote in Chinese. Not a single prose was found in the works of Mongolian writers of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ill now, who only wrote in Chinese. But we still can see that some of the Mongolian writers of Qing Dynasty wrote a lot of proeses in Chinese, in which the writers showed a strong national, Mongolian exactly, characteristics .

Key words: ancient Mongolian writers; Chinese proese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05-3-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1BZW046);

作者简介: 宏伟(1975-),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集刊》编辑,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蒙古族文论研究。